

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三岡識略

## 第一卷

星變 甲申正月朔，大風霾發。癸丑，夜星入月中。

陵哭

三月，欽天監奏帝星下移，又守陵官奏孝陵夜哭。

召將

懷宗嘗於宮中符召天將。一召即至，叩以將來事，無弗應者。癸未秋，雷擊奉天殿。懼甚，復焚符召之，久不至。良久，元帝下臨，乩批云：「天將皆已降生人間，無可應召。」上再拜，問：「降生意欲何為？尚有未降者否？」乩答云：「惟漢壽亭侯，受明厚恩，不肯降生，餘無在者。」批畢寂然，再叩不應矣。

物異

臨淮民家貯豆數斛，悉變人首狀，有老者，少者，或類哭泣，或如婦人者。數日，仍復豆形。嘗考漢中平元年，東都等處，草作人狀，是歲黃巾起，王家板蕩。時蛾賊鳴張，比之獻賊尤熾。未幾，宮闕不守，乃知為陷覆之兆云。

逆臣草檄

闖賊限三月□八日抵燕都，既而如期破京師。先是，移檄遠近，中有云：「主非甚暗，孤立而煬蔽恒多；臣盡行私，比黨而公忠絕少。」逆臣周鍾筆也，聞者扼腕。鍾復獻下江南之策，賊敗，潛歸南都，戮於市。

劉誠意秘記

大內一密室，相傳劉誠意基留秘記，□鍵甚嚴，非大變不得開。賊圍城急，思陵親啟之，中惟一櫃，得圖三軸。第一圖繪文武官數□，被髮亂行。問內臣，答曰：「豈官多法亂乎？」第二圖繪兵將倒戈棄甲，百姓襁負奔走狀，曰：「得非軍民皆叛乎？」再展第三圖，畫像與御容酷肖，穿白半臂，右足跣，左繫襪履，散髮懸樹下。覽畢勃然變色。竟符其狀。

崇禎亡國

懷宗入繼大統，太阿獨操，憂勤惕勵，日昃不暇，聲色嗜好，一無所留意。末年寇盜蠭起，災變迭見，喋血宮廟，自唐宋以來，未有若斯之酷者。愚嘗論之，明興，昏庸之君二：武宗、熹宗是也，二君宜亡國者也；雄略之君二：英宗、懷宗是也，二君不宜亡國者也。乃事有相反者。蓋明不亡於懷宗，猶漢不亡於獻而亡於桓、靈也。

宜興禍始

陽羨周延儒之初相也，案諸人皆厚賂之，欲令轉移上意。阮大鍼亦餽二萬金。延儒畏上英斷，不敢發，性貪鄙，又不能還金。諸人惆悵而已，獨大鍼怨詈之。大鍼既負逆名，眾皆不齒。馬士英黜官居金陵，好聲色，與大鍼為狹邪交，相得甚歡，士大夫因並薄士英，二人之交愈固。延儒再相，大鍼候之京口，曰：「公起，天下拭目望太平矣。某願為太平之民，一身功名，非所冀也。」延儒始慮其責報，聞之大喜，猶計大鍼之為人終不可負，欲有以取償，曰：「公知人才誰可用者？願得致力。」大鍼舉士英，遂從廢起擢鳳督。及弘光立，士英相，大鍼用，而國由以亡。嗟乎，以三百年之宗社，東南□萬里之江山，一旦舉而捐之，捐之者僅此二萬金也。

樹泣

淮安東嶽廟殿前大樹，無故水點輒落如雨，三日乃止。或云，此名「樹泣」。

李督師

李督師建泰素負重望，自言西人，知賊中事，請身往禦寇，以家財佐軍需。思陵壯之，告廟授鉞。忽殿梁響聲大作，如崩裂然；甫出宣武門，輿扛忽折；至暮，其印綬上火光如斗。或諛為指日成功、金印如斗兆。未幾，賊陷。

賊墓

李自成，陝之米脂縣雙泉人。祖海，父守忠，葬三峰子亂山中，山勢險惡，林木叢雜，氣概雄偉。幕府檄米脂令邊大綏掘之，以泄殺氣。先破海塚，骨黑如墨，頭額生白毛五六寸長。次至守忠塚，中蟠白蛇一，長一尺二寸，頭角嶄然，見人昂首張口無所畏，眾擊殺之。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，生黃毛五六寸長。其餘數塚，骨皆血潤，亦有生毛者。大綏有記，名《虎口餘生》，載之甚詳。

闖賊官制

闖賊入都五日，建設偽官。改印曰符券契章，凡四等。更定官名，六部曰六政府，內閣曰天祐殿，翰林院曰弘文院，文選司曰文詢院，巡撫曰節度使，兵備曰防禦使，六科曰諫議，御史曰直指使，太僕曰驗馬寺，尚寶曰尚璽，通政司曰知政司，布政曰統會，主事曰從事，知府曰尹，中書曰書寫房，知州曰牧，知縣曰令，正總兵曰權，副總兵曰制，五軍府曰五軍部，守備曰守旅，把總曰守旗，餘皆如故。官服以云為級，一品一云，至九云為九品。偽相牛金星所定，真槐國衣冠也。

張獻忠慘殺

獻賊窮凶極惡，千古無兩。入蜀後僭號「大西」，改元「大順」。首殺成都百姓，三日三夜始畢。次殺紳士數□萬，次殺川兵二□三萬、家口三□二萬。次屠成都府屬三□六州縣百姓，每城戶口多至千百萬，不能計數。次屠村莊百姓，老少無遺。次殺官兵□二萬餘，次殺將官五千七百餘、各官家屬一萬三千二百餘。次殺兵妻五百有餘。次殺隨徵兵共男婦五□萬。諸將報功疏又稱：平東一路，殺百姓男人五千九百八□八萬，女人九千五百萬；撫南一路，殺男人九千九百六□餘萬，女人八千六百六□餘萬；安西一路，殺男人七千九百餘萬，女人八千六百餘萬；定北一路，殺男人七千六百餘萬，女人九千四百餘萬，幼小俱不在其數也。嗚呼，何其慘也夫！上帝好生，乃生此賊，以應劫數，不然，彼蒼蒼者，豈真如醉如夢耶？縱彼兇暴，荼毒生靈，天心亦不仁甚矣。

弘光改元

五月，福王即位南都，改元弘光。王名由松，質性闇弱，有蜀後主、晉惠帝之風，而荒淫過之。大臣素有聲望者，外雖崇禮，內實疏之。簡鳳督馬士英為相，惟以挾私樹黨、賄官鬻爵為事。首舉故光祿阮大鍼為大司馬，閱江防。旋起其黨張孫振、衛胤文等，環布中外，以圖報復。輔臣姜曰廣特疏糾之，有曰：「梓宮未冷，增龍馭之淒涼；製墨未乾，駭四方之觀聽。」馬、阮忌其言切直，謀中傷之，未及行而敗。

瑞麥

是月，江南懷遠縣產瑞麥，一莖雙穗。

星異

六月，長庚見東方，光芒閃爍，或四角，或五角，中有刀劍兵馬之形。

江左稱號

江左稱號，不過一載，而諸臣奏牘所慷慨論列者，惟申明三案始末，及廣織造、選采女，並鬻官援例等事。富家子弟，皆輦金而入。於是民間有「都督滿街走，職方賤如狗」之謠。逮沿江失守，或淪寇偷生，或望風驚竄，惟史公法戰死淮南，以身殉國。餘自盡者，止張捷、楊維垣而已。二人向擯清議，而死頗烈，信乎蓋棺論定也。

給諫改節

相傳惠給諫世揚為闖賊所得，慕其名，甚尊禮之。世揚有「天遣一老，以佐陛下」之語。給諫先朝直臣，三秦士民不敢呼姓名，稱「延安夫子」，乃脅於凶威，匍匐受偽官。嗟乎，世揚末路，乃至於此，使早死一二年，寧有此耶？

#### 築城預兆

崇禎初年，於蘆溝橋建一城，鑄四字於扉石，右曰「永昌」，左曰「順治」。不數年，闖賊偽號永昌，而我朝長驅破賊，改元順治。此城之建，若預為兆云。

#### 長平公主

長平公主名徽姬，周皇后出也。甲申歲，年甫一，下妙選良家議，降太僕公子都尉周君世顯，將築平陽以館之。無何，寇至，公主時在側，御劍親揮，傷頰斷腕。賊以貴主，授屍國戚。越五日，復甦。至是上書，欲歸空門。不許。詔求元配完婚，金田邸第，賜賚有加。僅一載，公主上仙，葬彰義門賜莊。公主雖遭喪亂，遠勝樂昌，而上之優禮稠疊，始終勿替，盛德真千古無兩。吳祭酒作詩以紀之。

#### 宸翰

思陵聰明天縱，萬幾之暇，尤工翰墨。先大父邃初公以天官左侍郎兼攝銓、憲二篆，蒙眷最深。一日，對畢，面書大字以賜，曰「珠藏澤自媚，玉蘊山含輝」，中作一「帝」字，上用玉璽，篆曰「崇禎建極之寶」。筆勢飛舞，每一展閱，奎光爛然。予摹四字，額之書齋，以便朝夕為之瞻仰云。

#### 福王淫昏

時大兵南下，勢如破竹。王除夕憮然不樂，亟傳各官入見。諸臣以兵敗地蹙，俱頓首謝罪。良久，曰：「朕未暇慮此，所憂者後宮寥落，意欲廣選民家，以充掖廷，惟諸卿早計之。」或對曰：「臣以陛下憂敵兵，或思先帝耳。」遂散出。又內殿懸一對，曰「萬事不如杯在手，百年幾見月當頭」，傍注「東閣大學士臣王鐸奉敕書」，亦可笑也。

#### 義馬

流寇破河內，縣尹丁君運泰，罵賊被磔。所乘馬甚駿，賊騎以入縣。至堂下，大嘶人立，狂逸不可制，竟觸牆死。

#### 馬生卵

松江南橋地方，馬生卵，大如鵝子。

#### 旱魃

七月，我鄉大旱，禾苗皆枯。西余浮屠絕頂，旱魃見形，土人親見之。

#### 產怪

蘇州府崇明縣，有孕婦，腹奇大。既產，兒僅五六寸長。連產不止，皆宛轉能啼。至第五兒，忽作細語曰：「勿驚也，予兄弟共三人，偶來相托，將福汝家。乳不繼，可飼以餅餌。」產畢，數果三，怪而投之海，後亦無恙。

#### 日食星流

乙酉正月朔，日有食之。初八日立春，流星入紫微宮。又二月至五月，日月光芒俱赤。

#### 空中城郭

一日午刻，河南蔡澤縣東南三里郭村，現大城一座，樓臺牆堞，無不備具，觀者雲集，自午至申始滅。按嘉靖二九年，東安何家莊忽現城郭樓臺，又北隱村亦然。

#### 思陵太子

二月，獻縣人高夢箕，其僕穆虎，遇一北來幼童，自稱思陵太子。同過江，往紹興。夢箕密以聞。追入都，令諸臣識認。太監盧九德、講官方拱乾、伴讀邱致中，太子一見即識之。百姓踴躍。既而一審再審，以為係東宮侍衛王之明假冒，將置之死。寧南侯左良玉、江督袁繼咸、楚撫何騰蛟等，俱抗疏請保全東宮。不聽，竟下獄。未幾，福王出奔，士民就獄中擁之出，俾坐武英殿。越兩日城破，不知所終，而至今相傳，以為確係太子云。

#### 福王妃

河南有婦人童氏，自稱福王元配，巡撫越其傑驛送至京。王震怒，目為妖婦，令嚴鞠之。童氏敘述侃侃，細書入宮月日、相離情事甚悉。跣足受酷刑，卒無易辭。後旬餘，王出奔，童氏不知所終。說者曰，人非顛狂，誰敢與王冒認敵體？舉朝紛紛，無敢言者。士英具疏不可，乃刊刻附邸報中，題曰「密奏」，尤可駭笑也。

#### 甌生花

丙戌三月，民間雞生三足。又甌底生花，痕如刻劃，或為折枝及菌莖狀。江浙之間，室而九，余親見之。

#### 白燕

松郡東關譙樓下，有燕來巢，育雙雛，色白如雪，未幾斃。相傳白燕為瑞，識者謂，燕處堂之鳥，而白者喪象也，實為羽孽。至秋，果有屠城之禍。

#### 詹有道

四月初一日，有一男子闖入宮門，大呼曰：「太祖高皇帝、神宗顯皇帝令我諭汝：汝荒淫酒色，將有覆國之禍！」更有穢語，所不堪述。言訖，昏仆於地。久之蘇，鞫其名，為詹有道。從前囈語，叩之不知矣。

#### 絕命詞

左公懋奉使議和，不屈死。臨刑題絕命詞曰：「漠漠黃沙少雁過，片雲南下竟如何。丹衷碧血消難盡，蕩作寒煙總不磨。」被難時，忽風沙四起，卷市棚於雲際，一時為之罷市。

#### 奇藥

王師下維揚，有紀生者，遁出城，為亂兵所刃，悶絕仆地。昏黑中，忽聞鬼語曰：「是人有後祿，宜救之。」取青泥塗其肘。少頃蘇，視創處已合，旁有泥斗許，因取懷之。以治金瘡，無不立愈。不一年，遂致富。

#### 几生芝

先少宰公求是堂中，設一橫几，以鐵梨木為之，垂三餘年，漆紋剝落。夏五月初，忽杳然有聲，其下倒生一芝。漸長至尺許，顏色鮮好，香氣馥郁，觀者接踵，閱數日始萎。前史所載，有繞殿生芝，及兵杖生花，吉凶不一。柳河東謂，朽株敗腐，皆能蒸出菌芝。然其理實不可解也。

#### 產子三日

府治東大吳橋，有楊冠者，以肩輿為業。其妻端午日產一子，三日，額有兩角，中一目尚未開，如道家所塑王靈官狀。冠驚駭，殺而瘞之。是夕，夢一金甲人訴之曰：「予以微罪，偶謫凡間，托生汝家，何忍見殺？今秋必有報汝。」未幾，夫婦俱為亂兵所害。冠係第五叔父士餘輿夫，云日擊之。

#### 松城屠

八月初三日，王師抵松城。時百姓已歸順。鄉官沈公猶龍，前總制兩粵，有威望，倡義守城，募鄉兵為拒敵計。而孤城無援，所募皆市井白徒，金鼓一震，鳥散鼠竄，殺戮最慘。先是，雉集於譙樓，每夜聞數萬鬼哭，又百鳥哀鳴。至是，果罹屠城之禍。沈公及進士李君待問、孝廉章君簡，皆死之。

#### 薙髮文

松民歸正後，下薙髮之令。李舍人雯有《薙髮文》，曰：「維某年某月某日，李子將薙髮。先夕，夢有物蒼蒼，蒙茸其形，怒而呼曰：『予髮之神也，從子而生，三〇八年。今聞棄予，來責爾言：自子之少，我居爾顛。纖齊圓直，既澤且玄。可以弄姿於幃房，可以耀影於華簪，可以晞陽於扶桑，可以濯流於清泉。顧乃苦思研精，勞幹震形，役及於我，失其華英。血早衰而種種，年未至而星星。至於出蓬蒿，登場屋，頭如飛葆，匪膏匪沐，人一為之，子屢焉而未足。猶願沒齒而相忘，何期中道而見逐也。且予聞之，絕交不出聲，棄婦不墮井。予為亡國之遺族，子為新朝之臚仕。念往者之綢繆，莫深文以相刺。然疇昔之日，以我御窮，一朝見棄，竟如飄風，豈曼纓之可羨，曾毛裡之莫恫。苟無言以自釋，行訴之於蒼穹。』」李子聞之，涕泣掩面。已而凝思展意，釋然而對曰：『子既責予，予亦有言：自我與子，體附肌連。使予累子，子不得獨鮮；使子去予，予不得獨妍。故人之有髮，猶草木之有枝葉也，春生而秋謝，春非恩而秋非怨也。猶鳥獸之有羽毛也，夏希而冬毳，冬非厚而夏非薄也。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是故無不祥之鳴焉。今天子聖德日新，富有萬方，一旦稽古禮樂，創制顯榮。予犬馬齒長，不及於盛時矣，而為子之族類支黨者，尚得照耀星弁之下，巍峨黼黻之上。予幸以戴白之老，乞靈於鹿皮竹冠，以底子焉。所謂鄙人不敏，以晚蓋者也，我子其亦有意乎？』於是諸髮無語，灑然而退，又明日而李子髡焉。」

#### 學仙無成

顏進士茂猷，閩之漳州人。嘗游名山，遇異人，曰：「子骨氣非常，當列名真誥，人間富貴，不足辱子也。」因授以秘術。鼎革後，遂棄官學道，攜黃冠三四人，登南山絕頂，採藥煉丹。三載丹成，於是擇日啟爐，以為白日冲舉，可計日得。至期，飛符禹步，呼召神將，雲旂霧旆，彷彿如有所見。薄暮，雷震一聲，爐壞，顏與黃冠，俱成灰燼矣。漳浦趙生為述其事，因記之。

#### 不義婦

閩門一婦，微有姿色。城破，為一總旗所擄，情好甚洽。其夫不忍棄，罄家資沿途緝訪。及於淮安逆旅，痛哭祈之，並獻所有。其人惻然，令婦隨歸。婦堅不肯去，且曰：「此身已屬將軍矣。」因唾夫面。其人勃然曰：「爾夫千里相尋，何負於汝？我豈可復為爾夫之續乎！」遂拔劍刺殺之，見者大快。

#### 題壁詩

亂離以來，東南閩閩，間關戎馬，情殊可憐。金陵宋氏蕙湘題衢州旅店云：「盈盈〇五破瓜初，已學明妃別故廬。誰散千金同孟德，鑲黃旗下贖文姝。」香粉流離，紅顏薄命，讀之愴然酸鼻。

#### 喬將軍【字百圭，川沙堡人。】

喬將軍一琦，上海人，家世業儒。琦厭薄經生業，遂以武節著，有神力，能拓數石弓。嘗戲馳馬從屋樑下過，以兩股夾馬，四蹄懸空而起。明季，為劉大將軍先鋒，兵敗，投崖死。後大兵南下，琦子蘭，渡江迎降，意甚得。易衣帽謁琦墓，忽見琦從塚中出，怒氣勃勃，口中咄咄作聲，叱蘭跪，以鐵椎擊之，仆地立死。忠義之氣，久而不衰如此。

#### 紹興潰

丁亥二月，杭城既潰，方將軍國安擁眾〇餘萬，有磨盤營數千人，皆所選精銳，摧鋒陷陣者。阮大鍼逃至國安軍中，告之曰：「北兵甚銳，且夕渡江，此番須用磨盤營。公更嚴諭之，必以死鬥，不然敗矣。」國安如其言。大鍼又造磨盤營，呼曰：「若見將軍令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大鍼曰：「將軍有後令，欲若曹盡殺妻子，以死決之。」眾驚恐，於是磨盤營先潰，諸營相次土崩，而大兵渡江矣。大鍼、士英至紹興，密通款迎降，欣然自得。然見七閩無恙，為後日計，乃潛通奏疏。有得其奏，馬、阮俱被磔。

#### 獸知忠義

南都既覆，隆武稱號閩中。福州破，桂藩子永明王復擁立於肇慶，改號永歷，後遁入緬甸，為平西王吳三桂檄取遇害。永歷稱帝後，流離西粵，受制於孫可望，一時忠烈之士，大半殉難。輔臣嚴公起恒、楊公畏知，俱負聲望。可望要封秦王，嚴固拒不許。遭賊遮殺之，推入水中。屍流三〇餘里，忽有虎負之登岸，守視不去。賊愕然，因收葬之。楊公憤激，徒手擊賊，亦被殺。獻忠諸養子，除偽晉王李定國反正外，餘劉文秀、艾能奇等，皆好酒嗜殺，毒如猓狗，乃此虎猶知忠義。彼逆賊者，真禽獸之不若也哉。

野史氏曰：李定國、孫可望、劉文秀、艾能奇，皆獻忠義子，偽稱四將軍；而白文選、王雙禮，則偽都督也。獻忠死，各率殘寇入滇，推可望為主。及可望定滇、黔，遂肆毒虐。於是誅宗室，殺大臣，帝制自為，又一獻忠也。定國獨拔身群賊之中，秉忠反正，盡瘁事國，乃至崎嶇九死，呼天以明其心。嗚呼，古烈丈夫哉！方其破百粵，下衡陽，義聲先路，所在引領，使可望等同心齊力，雖汾陽、臨淮，至今存可也。何乃形勢逼而猜忌成，嫌疑積而戕賊並，分疆熟視，共穴疾鬥，坐視菁英凋喪，不可收拾。天縱窮凶，禍人家國，雖魯魯陽之戈，莫填精衛之海。斯時北望燕雲，真人繼起，薄海歸心。嗟呼李王，天之所壞，又何可支哉。至於白文選間關異域，可泣風雨，而扼於部將，不能引決則有之，非其志也。冀後之言者，或見原焉。

#### 郡三變

鼎革以來，吾郡凡三變：其始頑民團結，號為土兵，大軍一臨，屠戮殆盡，一變也；既而武弁吳志葵殺逐官吏，劫掠桑梓，未幾就縛，而合郡俱被其禍，二變也；繼又遭遼人吳聖兆以總兵官鎮松，約降海島，為麾下所執，士大夫平生偶有一面，按籍而求，無得免者，三變也。今傷痍滿目，枳棘載道，是所望於長養休息之者。

#### 殷公盡節

中翰殷公，諱之輅，性忠烈，慷慨好施，養士嘗數百人，與夏考功允彝、陳黃門子龍深相結，期死國難，而中翰一門兄弟殉節，被禍尤慘。考功先期著《倖存錄》一卷，從容赴水死。子完淳，年〇七，有雋才，坐為聖兆畫策，亦被誅。

#### 陽陣陰陣

先是，流寇圍汴梁，城中固守，力攻三次，俱不能克。賊計窮，搜婦人數百，悉露下體，倒植於地，向城嫚罵，號曰「陰門陣」，城上炮皆不能發。陳將軍永福急取僧人，數略相當，令赤身立垛口對之，謂之「陽門陣」，賊炮亦退後不發。詳見李光聲《汴圍日錄》，後群盜屢用之，往往有驗。嘗考黃帝風後以來，從無此法，惟孫子「八陣」中有「牝牡」之說，此豈其遺意與？

#### 假弘光

三月，貴州思州府有僧自稱弘光，遠近喧傳。獨米壽圖知其詐，叱左右擒之。其人供稱，本名查顯仁，杭州人。戮於市。

#### 死後魂著靈異

當乙酉四月大兵之下維揚也，總兵張鵬翼，與右都督徐洪合兵入援，未至而江寧失守，遂從海道投監國魯王。丙戌三月，移屯太末。鵬翼弟繼榮，勇冠諸軍，及兵至，疾鬥力竭而死。有老僧昇其屍歸，將近衢里許，道旁有旅店，忽見繼榮披甲躍馬，從數人，到店下馬，令具酒食。店民飛報入城，軍中皆驚喜，急出迎之，則繼榮屍適至，始知向入旅店者乃其魂也。後城陷，洪、鵬翼俱不屈死。

#### 偽撰國史

偽秦王孫可望，雖陽奉永歷，而誅殺任意，一時廷臣，皆收為腹心。有禮部主事方於宣者，擢編修，諂事尤甚，為可望撰《國史》一書，稱張獻忠為太祖，作「太祖本紀」；比崇禎為桀、紂，又為制天子函簿，定朝儀，言帝星明於井度，上書勸進。後可望為李定國所敗，投歸本朝。於宣自知禍及。時有錢中丞邦芑者，守死抗節，為人心所歸。方馳書於錢，云欲糾集義旅，截擒可望以報國。邦芑得書大笑，答以一絕云：「修史當年筆削餘，帝星井度竟成虛。秦宮火後收圖籍，猶見君家勸進書。」未幾，縛至滇，竟得逃死。

#### 拒女獲報

錢江陸君元龍，視躬甚謹。嘗獨處館舍，有鄰女慕之，豔妝而至，語笑不止。陸堅拒之，女慚怒去。是夜，夢二龍繞柱，紅光

滿室。秋闈遂登賢書，丁亥成進士。

## 補遺

### 女子題壁

予友瑯琊氏計偕北上，於涿鹿旅邸見一女子題壁，附錄於此，以貽好事者：「妾雪英，朱氏，古吳人也。先君起家墨綬，進秩黃門，誤事權奸，驟登清要。不謂冰山難恃，春雪易消，志雖切於緹縈，法難寬於正卯。其時旅櫬南歸，孑孑母女，堂虛棲燕，庭可張羅。又以伯氏梟獍，橫加慘毒。始則假當道之虎威，貽譏閭里；繼乃效中山之狼狽，造禍蕭牆。遂致六旬孀母，抱恨黃泉；及字孤兒，失身翠館。嗟呼！白楊衰草，難呼怙恃於九泉；路柳牆花，空伴王孫於錦帳。此情此境，苦矣慘矣。而鴆母奸貪，取償無厭，逼嫁武弁之手，時遭妒婦之拳。我生不辰，一至於此！茲者奉詔南征，途經涿鹿，中軍起塞外之聲，闈譜曲中之調，少舒幽恨，薄賦短章。此閨人訴怨之詞，非騷客文之詠也：『吳地紅顏舊世家，自憐薄命滯天涯。含羞懶唱青樓曲，拭淚悲聽紫塞笳。不及曹碑傳古石，漫同章柳集寒鴉。當年妝閣今何在，萬種傷心付落花。』時丙戌季冬五日。」

### 水厄

丁亥第三歲日，予往丙舍賀大父節，借鄰馬乘之而行。歸至車墩鎮，有石樑甚狹，揚鞭而過，馬後足先陷，懸空而下。幸兩足離鐙，又適遇潮至，馬浮水去。予不諳水性，自奮者三，不能起，沉入水底，飲水數口，分必死矣。忽若有人將予兩股極力推送，身忽抵岸，家人急救得免。此水雖細，歲有被溺者，且墮水宜死，足鐙宜死，潮未至，為馬所壓宜死，予幸無恙，豈一介書生而亦為天之所耶？

### 魚上

八月，黃歇浦群魚大上，皆長尺許，網之日得五六萬頭，凡四、五日止。

### 雷殺逆子

戊子七月，泖濱有村民張某，母年六□餘，溺妻言，屢肆狂逆。一日曉起，送母往婿家，至半途，擠母水中，疾趨歸，與妻闔戶寢。時久旱，忽大風雨，電光環繞其室。張反接，出跪庭中，震雷一聲，擊殺之。天黯，半空中如怒號。須臾雨止，已失其首。眾相與蹤跡之，行六七里，抵大澤，見一屍橫臥，張首方哺其乳，牢不可脫，視之，即其母也。妻驚，始吐實。嗟乎，鴟梟破鏡，果有之耶？

### 移塚

江右李劍墟，精青囊術，言星子縣有夏憲副應臺者，以所居地隘，屋後有古墓，欲徙之。夜夢一貴人登堂揖曰：「予宋之丁謂也，公宅後墓乃我塋，祈勿毀，當有以報。」憲副驚寤，語其子曰：「丁乃臣奸，令其人在，尚當殛之，況塚乎？」遂徙之。塚有三穴，左右俱空，其中穴一如新，欲毀之，其子力諫，移之高原。不逾旬，夏病卒。按，謂江南人，入仕家於洛陽，後貶崖州，致仕，居光州卒，何緣葬此？劍墟之言，未足信也。

### 黃霧

臘月八日，黃霧四塞。

### 盤龍塘

我鄉東關外□里，有盤龍塘，兩涯塚墓密布。相傳舊有仙翁過此，題橋柱曰：「不在盤龍南，不在盤龍北，有人葬此地，黃金滿萬屋。」於是松之人競買以營窀穸，然究無吉壤。予自幼及壯，往來於茲不下數□次，但見有被掘者，有塌入水中者，有倒掛涯岸、摧朽暴露者，骸骨縱橫，蛇虺雜亂，可傷也。夫青鳥之說，我不謂無，必其人有善緣，為天所佑，或無心而遇之。今本欲邀福，乃反罹禍，竟何益之有哉？昔有兇人營一墓，兆甚佳，考亭先生題二語於壁曰：「此地不發，是無地理；此地若發，是無天理。」後竟為震雷擊毀，誠哉是言也。

### 鼠怪

廣西柳州分司署，有大鼠為怪，齧壞附近居民衣物，不可勝紀。募貓捕之，反為所斃。半年之內，連殺五貓。便捷如獠，白日遊行，人不能禁。適那紳龍某從平越攜一貓歸，小而健，云能辟鼠。既至，伏梁棟間，扼而擒之。鼠能殺貓，亦異事也。